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明汪文盛校

楊師厚頴州斥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昭宗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為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最力的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亳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為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為浮橋渡漢水擊王凝敗之匡凝棄城走師厚進攻荊南又走匡明功為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反陷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帝厚以奇兵旁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帝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

阮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從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
功太祖病卧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
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
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晉軍攻
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為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
花遣師厚攻秉彊二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
之進圍饒陽縣晉史建瑭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
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
太祖遇弑友珪自立師厚素聞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
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自
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常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
朋師厚遂逐其師而稍給之資糧師厚已盡死魏勢孤始為梁所制師厚得
以假強羅紹威時牙兵其師得
得志乃復貢銀捲效節
其吏田泌等勸師厚勿
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
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友珪友珪亦恐懼賜與鉅萬而遣已而未帝謀討友珪問
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
吾事立辦末帝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
未決謂其下曰方郢王弑逆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
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弑父與君乃天
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
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上官賢至洛陽見袁象

先計事使朱漢賓發兵屯滑州為應未帝卒與象先殺友
珪末帝即位封師厚鄭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咨詢之
然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瘍發卒未帝為之受賀於宮
中由是始分相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兵失河北
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淝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
仁為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饒膽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
壯之梁太祖遣子友恭攻行密行密範下青州師範乞兵於行
密行密遣景仁將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五萬城為兩
柵友恭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
動友恭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恭兵已困乃
出戰大敗之遂斬友恭爭首級行密是時梁太祖方致
軍州阻子友恭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聞之怒
伺梁兵合急擊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
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
王茂章也太祖嘆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
兵又敗景仁重裹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
虔裕以衆一旅設伏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
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遏之景仁曰吾
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
故不能及而景仁得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為潤州團練
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友
珪簒未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

之景仁問道歸梁仍以為鎮平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
年以景仁為北面招討使將韓勍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
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
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
以待景仁已過邢洺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
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曰太祖曰兵
可娶矣太祖為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
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勍李思安輕汝
為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
末帝立以景仁為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
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
展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疽疾卒贈太尉
賀瑰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為都指揮使梁太祖
攻朱瑾于兗州宣遣瑰與何懷寧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兗
州環翹待賓館欲絕梁餉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
言瑾等兵過待賓館欲以六千人選
精兵夜攻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環而夜黑兵失道旦
至鉅野東遇環兵鼓之環等大敗環走梁兵急追之環顧
路窮登塚上大呼曰我賀瑰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
并取懷寧等數十人降其餘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
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縶環
及懷寧等至兗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寧等十餘人
而獨留環環感太祖不殺擣以身自効從太祖平青州以

為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
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
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貝衛名慈諸州皆入于
晉晉軍東劉鄩未帝乃以環為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于
行臺晉軍迫環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環與彥章有隙伏
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
老疾於鄴以輕兵襲濮州環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陵晉
人輜重在陣西環軍將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
其輜重環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兵仰攻之環軍下山
擊晉軍環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為柵環以舟兵
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中有子
光圖（原作某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贈太師謚曰忠敬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為客將為人材武有辯梁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楊行密攻遂遂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沒嗣勳無所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為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長直千人為綵輿又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灶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為備殺其八千餘人遲明皆盡嗣勳中重瘡卒太祖即位贈太保

王處存幽州人也為人健勇善騎矢以戈隸為牛少從詣宣州起青棚閭其後為汴州防禦使徐約所逐處存乃與其弟處直陀還入長安攻黃巢巢出藥為河陽節度使中和二年孫儒陷河陽處存與處直合于汜水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為所窘若而梁未有他將乃以處存為將騎兵嘗為先鋒擊巢陳蔡間拔其數柵巢走梁兵躡之戰于萬勝或巢敗而東處存功為多乃表處存為義州刺史黃巢已亡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為敵境大小百餘戰處存常有功奉敕救汴南境太祖遣處存拒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處存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為晉人所圍太祖遣處存將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遲明立其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而晉兵復來遷執處存降于晉軍

謝彦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慧養以為子
授之兵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
出入進退之節彦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為騎將是時
賀瓌善用步卒而彦章與等每攻城野戰瓌常先登彦章
繼之瓌於是服彦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
常儒服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
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彦章必在此其名重
敵中如此瓌忘之彦章與瓌張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彦
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堪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
于瓌彦章攻之瓌馬蹶彦章以為
時有隱瑾谷渾聞彦章善戰請與
將及瓌曰子不使珪伏甲殺之
谷皆見害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汪文盛同瀔傳濟校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能應對巨幹材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琪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鎭何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鎭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吾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己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於泰密使郭王彥章擊破德勝北寨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

登壘望見彥章為重鎧巨絕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躓大敗而歸莊宗聞之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河下流築壘於此其志在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救兵之至亦以漸矣成矣莊宗以為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賊柵悉拔之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饑疲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與

服盡得梁[illegible]

梁軍既成受疑軍臨河[illegible]

梁軍[illegible]

梁軍[illegible]

梁軍

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頃陛下分兵守魏回楊劉而自鄆州
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
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吕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
鑿凶門而出況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
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用八
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
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吕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扈戰
陣徒吕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吕天下為已
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
宦官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
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已上乃吕張居翰為
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大臧恨崇韜因置内勾使
目繩檢紹宏領之凡天下劍南出入錢穀文簿繁多州縣為弊遷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
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群小
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禍可平故人子弟對曰
便諸曰時虎若執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
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同奈何對曰今中官未立而劉氏
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
後浪而已身天子臣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
有避權之名而内有中官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
其可動乎崇韜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
廣俗從入洛始更名昭文路
吾位兼將相祿位已極此邦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

皆主上新祛躬鈞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于私室何異公帑明天子有事南郊乃悉斂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累表有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平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皆並進臣獨矣顧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訂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為成德軍節度使從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其懇至莊宗曰卿可暫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依為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壞官舍邸第崇韜晝不啓門夜則秉燭而坐謂賓客曰昔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宮成曰郭崇韜冒頭不伸嘗為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吳與孫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下馬為勞今居深宮陰廣屢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居天下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變清崇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宮成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猶是邊閫愈入河南縣令羅貫為人彊直頗為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有所求請輒凡案不呂報皆呂崇

韜崇韜數巨盈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爲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薨縣民恃全義爲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爲白曹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呼召曹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罪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曹徵徵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曹罪無他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盛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曹雖有罪當具徵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竟一縣公吏使不得已起入用法不當陛下以萬乘之尊竟一縣公吏使不得已起入用法不當陛下以萬乘之尊竟一縣公吏使不得已起入用法不當

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怨宦官呂嚴繼岌曰王有破蜀
功師旋必爲太子侯主十千秋萬歲後當畱益去宦官至於
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皃崇韜專任軍事心
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
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
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二十萬馬九十五百匹兵器七
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
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
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人寶貴人
崇韜且誅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
蜀視崇韜去就彥珪呂嚴等皆傾附之崇韜父
諱昭華等即因佗事奏改姓文鄧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
以得名後宦官構崇韜遂以其代蜀也昭子儀鑒下馬
呂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其代蜀也昭子儀鑒下馬
孫當崇韜用事自宰相呂嚴等皆傾附之崇韜父
諱昭華等即因佗事奏改姓文鄧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
破蜀因遣使者以厚賂誘之崇韜報書頗以爲憾而大略其已
可謂良矣
安重誨鴈門人也其父福遷晉爲將以驍勇知名梁攻
宋宣于鄆州晉人救之福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爲
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重誨爲牙將及明宗即位以爲左領軍
衛大將軍權密使重誨以爲道節度使因辭不拜改兵

部尚書使知故在位二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為中門使已見親信而吕佐命功臣慶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多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成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嗾直馬延誤衝其前道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勅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吕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貶涇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家僮詣其軍重誨趨而下馬守殷以客禮見之重誨因取圜書一封謂守殷曰此機密事也請公自發守殷不得已為下詔斷除之其明宗不得已為下詔斷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笞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昭武節度使安從進進白鷹重誨却之明宗曰陛下詔天下貢獻雖微皆已去之矣重誨出明宗毋得獻鷹鸇而仁福遣詔獻鷹隼已去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被讒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鵝白何為遂却而不白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素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蕃而多斃坐死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今之因得減死明宗遣聞

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以侯二漸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為己任遂欲納為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彊然甚輕信蒂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温於死而不能去路王之忠李嚴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征典知祥投骨止以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當時異其禮以羈縻臣屬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冀得保全其封爵乃遣其壻吏韓玫副使奉表貢方物重誨怒未有以發詬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鞭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私於重誨從容為言曰鏐與吳越王俶故讎俶朝廷事秋毫無貳今鏐以罪見誅俶必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臣恐自此諸侯人人自危各懷二心矣重誨然其言乃奏貶昭遇為河中節度使重誨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驚墜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温閉城召叛從珂遣人謂彥温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温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趣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温召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温拜彥温絳州刺史召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樂彥稠將兵討之而戒曰為我生致彥温吾將自訊比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温召滅口重誨率群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

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
宜得罪焉道因自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事
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
秋責帥之義所以勸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
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合啓為小
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
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
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戶戽捨馬糞官相養活
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一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
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
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令其安慈愍凡兩川守將更代多
使官制境且削其地境言六政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
戍蜀者橫言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
皆陷蜀中朝廷議欲因其代大舉而明宗難
之其後戶部尚書李琪欲興兵討之琪素與重誨善
稱誨謀略過於人言吾為信錄即此謀者吾兒事重誨大
意信錄即此謀者使知器為信其但緩初
不言其中間其後逾年知詔一問不至始奏既鍊行軍司
馬已而楊思權都押牙李仁罕將張俊生變言楊密李肩
李虔緩之宜其容密等溫於器容
伐吳之謀不若利用之謀治兵器

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為之辨飭而少解始生重誨
吕彦温之言因廷詰彦温具伏其誣於是君臣相顧流汗
彦温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
辨情無指之貧小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汝卿去朕不
慮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等議代重誨者
馮道曰諸君尚惜愛公使得解去昆絳其禍也胡鳳曰為
大臣不可輕動遂已茆延光為樞密使自重誨居職如故
董璋等交遣石敬瑭討之而以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貴
石而致一斗自關吕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為盜賊
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
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曰馳驟自
至前得保家放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
終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負行營
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
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
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貴求其過宻者安希倫坐與
重誨交私嘗為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
因上章告老曰太子太師致仕吕李從璋為河中節度
使遣藥彦稠率兵如河中慶變重誨子崇緒崇贊宿衛
京師聞制下即曰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梁安得來已
而曰此非梁意為人所使耳不死報國餘復何言乃

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樂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今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太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絶錢鏹致孟知祥重璋反又議代吳巳爲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論曰予讀武皇實錄至擒張濬而重誨代之敬翔奪張濬而宦官所復請者則見記事而入事記事而出之梁政使唐政使旁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文盛高燮傳汝开校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昌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狐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狐欲得汝吾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徉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

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矛急追之德威回
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喉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
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路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
步軍都指揮使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
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
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路而德威與嗣昭
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
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聲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召
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
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
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襲如初昭破夾城
自將出潛入晉陽德威亦潛
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
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
衆曰此汗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甲之
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為吾貨無徒望而愛之當勉旦往取
也退而告于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小退以待之
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使
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
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
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五用長人地也莊宗不悅

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快也且吾兵少而賊營門厉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桟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顧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弓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旦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于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眞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

[illegible]梁軍東偏麾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消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四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鄗追至栢鄉横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嘗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

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擊之廷珪隆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昌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昌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常倚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存審曰公以為何如存審曰吾為公殿遠道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過梁軍而陣王甲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忘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旗皆奮爭入德威軍德威軍望見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東史

符存審字德詳許州郾城人也初名存少微賤晉犯汴當

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輩得垣上置戶
主者哀而許之為從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
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為妾歌其苦主將馳騎召得
審而存審以從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
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為義兒
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儔為前鋒破匡庸
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呂功遷校尉左僕射從李嗣
昭攻汾州執李瑭遷左右廂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
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沂州刺史番漢馬步
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深州周德威存審與
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領邢州團練使魏博牧梁降
瑭時存審為副從德威屯鹿鳴山宗城
審為安國軍節度使毛璋呂滄州降從存審橫海加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
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呂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為
當救曰鄰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存擊
走契丹從戰胡柳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
圖力戰莫復敗梁軍於十三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兩城
晉人聞之夾寨深溝內外相通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謙以河
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擊李
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
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軍陽敗而走鄩
兵追之晉騎又整進擊梁人知其晉軍也覺矣

驚懅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晉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來渭而營斷我餉道吾持久困我則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鷄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郭大敗之郭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郭公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秣馬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郭以晉軍直懈乃夜遁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弒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後晉存審破之存審為將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衂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與李嗣源不協嗣源嘗譖之存審憂懼不知所出及莊宗即位嗣源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已上因汨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弃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竟不許存審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鄰交好於亡國之將躭鉤斬祛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于弃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宿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劒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歸老寢鋒月又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子彥超為汾州刺史彥從謚弒莊宗

明宗入洛陽是時彦超為北京巡檢永王存覇奔于太原彦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彦超不從存覇遂見殺明宗即位彦超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呂為建雄軍留後遷北京留守徙鎮昭義寵為上將軍復為泰寧軍節度使又徙安遠彦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資彦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彦超出見殺贈太尉次子彦饒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二千戍尾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為亂殺權知州尚逖追彦饒為帥當止焚掠明日呂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衛指揮使龐超伏甲于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殺諫等

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彦饒呂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高祖呂楊光遠代彦饒將親軍徙彦饒義成軍節度使范延光反白奉進呂侍衛兵二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彦饒怒曰軍士犯數騎過彦饒謝不先告而殺彦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兵率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彦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彦饒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彦饒送之京師遂呂彦饒應延光反聞高祖使人殺之下

詔削奪在身官爵旣與晉初無釁隙呂一旦之忿不能
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呂又貪誅非其罪也
史建瑭鴈門人也晉王爲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
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于京師擊奉宗權于陳州常將
騎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宛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
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
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躍殺梁兵
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縋尉氏門呂出而
敬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瑭已爲晉王先鋒梁兵數爲建
丁會與梁相拒於潞川建瑭已爲晉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
瑭所殺相戚常避史先鋒梁軍
唐宋王將軍太祖自將擊趙圍秉澤
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呂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
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
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
潤州梁軍已破秉彊存審拒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五百
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
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
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
日建瑭率百騎爲梁旗幟雜梁芻牧者暮叩梁營營門
門卒縱火大呼所擊殺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
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
夜拔營去將縣人追擊之梁軍弁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

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三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官吕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瑭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鉷兵仗傳鎮州建瑭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建瑭子庄翰尚晉高祖女是為齊國長公主庄翰為將沈毅有謀而接下吕禮與部曲語未嘗忤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為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吏民稱慕之史氏世為將而庄翰好讀書亦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關徽尤嗜酒嘗醉罵庄翰曰近聞張彥澤引虜騎未見史[illegible]

玉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為庄衛指揮使梁晉戰柏鄉相拒鄗邑野河上鎮定丘扼河橋梁急擊之莊宗登高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為梁奪則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戰莘縣故元皆先登陷陣吕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效節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薪塡壍壍塹斬先登者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吕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況吕高而擊下不可矣也建及以為然

因白莊宗曰請登高望臣破敵即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
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
勝為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呂竹笮維戰艦
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
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呪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矟呼曰
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呂大甕積薪自
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笮
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壞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
建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為將喜以家背敵士卒莊宗遣
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
令典牙兵即以為代州刺史建及快快而卒年五十七
金自史為代州刺史為政寬簡吏民愛之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山
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敗中行欽行欽拔
矢而戰亦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歃
呂酒曰壯士也因養呂為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
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取之為散員都部署賜
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
渭北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擯諸園之行欽望
其旗而識之獨一騎奮劒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
並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
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群臣於內殿酒酣
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為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

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敢宮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群臣入內幾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並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召行欽為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呂詔書召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敕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為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召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行欽具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懼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宅潭州分諸

欲自將呂往群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丁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呂明宗又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事從璟明宗行欽以為不可因擊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行欽至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為不可因墓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而行欽曰卿等從我入富貴今艱難無不同也今茲危慮願

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榮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
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
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
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斷髮髽髻置之于地誓以死
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
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
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
於爾行欽但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
市人皆爲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
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
所安金全代北人也爲人驍果工騎射能擒生縛伏聿雲
爲驕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原莊
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兵潰從
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聿雲張承業大恐率諸司上佐登
城扞禦而外攻其急金全彊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
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憊矣然尚能爲公破城
承業善之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
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擅於羊馬城中擅軍驚潰而晉救兵
稍至然莊宗不以金全爲能終其世不錄其功金全與明

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昌黎韓愈黃巢至華陰聞得之時方九
表建豐不知其世家晉王討黃巢至華陰聞得之時方九
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為錢林都虞候從擊毛行
瑜李匡威昌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
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建豐為副使從莊
宗入魏取衛磁洛三州拜洛州刺史擊梁將王千斬首千
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
孟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隰州刺史病風廢明宗
即位召還京師親臨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
遥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養贈太尉
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
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比門迎明宗而門迎莊宗所以
供帳委積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
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國循不答鄴度循
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
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
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
亦為之嗟唏乃使以兵為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
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削
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
董璋為西南面招討使以代鄴襄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

唐臣傳十四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將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劒與臣使自效今聞王死欲以劒自刭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冤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瑭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州兵馬留後晉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授乃以相衛二州爲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鎮州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

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瑭亦未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瑭爲鄧州爲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于鎮

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潼在禮作亂遣胄以鎮兵討賊
胄未至魏而明宗遣人招之胄見明
宗於陝州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給
胄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胄意乃決
平盧監軍楊希望聞胄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胄家屬將
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望所信紿希望曰內侍盡忠
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効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胄
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
斬之胄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胄之嚴急
不欲胄復來因自求為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胄鎮
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胄
復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胄
徽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胄二子令謨蒙令
謨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為將官至通州刺史有善政卒
于州州人號泣送喪者數千人當時號為良刺史蒙少好
學性剛躁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唐為禮部侍郎
烏震字大信都人也少事趙王鎔為軍卒稍以功遷裨
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為張文禮所弒震從
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父子十餘人以招震
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臂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
不忍正視震働而止慎激自働身先士卒習軍攻破鎮
州震以功拜刺史歷宋趙二州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

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又爲刺史以廉平爲政有聲遷冀州
刺史燕北面水陸轉運使開元中玄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
討使領蕃國軍節度使代宰相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
鳴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
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仕人之事事有任專
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
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爲
而任不專已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
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
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
苟請發以忠哉

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
自少爲吏工書筭頗知金穀聚斂之事嘗與梁相距河上
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乏所以成莊宗
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謙
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便
以謙爲副謙已快快既而莊宗滅梁謙從入張謂崇韜曰
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
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
革過失而革常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
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
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

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為人明辨人頗
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
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
不召以興唐王正言宗翰為租庸使謙奄慣憤因求解職莊
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
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為言乃罷正言以謙為租庸使
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他能直以聚斂為事莊宗初即位
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人負者謙悉違詔
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
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
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奉事唐
制節鎮得專召部內吏詢訪利病謙不奉詔行遂為一代
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部轄天下山谷徑
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理官放貨羊柴炭占庇
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令收稅由是天下皆怨苦
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
使額分隸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租庸使為鄆州糧料使明
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為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
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
郎判其事而有鹽鐵副使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
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益空始置租庸使

用兵無常隨時調欽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度支戶部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與樞密院同奏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爲有心計以三司爲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游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閒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大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爲恨及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客省使嚴爲人明敏多藝能習騎躰頗知書而辯同光三年使于蜀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悚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百官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攝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侍先朝之舊昆弟子入侍稽首稱藩望至于荊胡吳越陷貢賦效珍奇頓首北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荊湖

吳越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強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強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皆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奇之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守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劒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行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決意伐蜀未幾王遣宦官李延嗣至漢州五徃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行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行見嚴妻母為託即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為西川防禦使客省使知祥俛僵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容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

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乃孺子
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以爲客
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
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
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人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
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戰而北走至中璋責之曰
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
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
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爲安重誨所親信
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
軍以仁矩爲節度使將兵萬餘人鎮焉仁矩至閬州璋
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
先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
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商
咸乂將兵益戍閬州先業堅言以爲不可重誨不聽咸乂
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
矣當以利啖五百兵未可用而城鋒方銳宜堅辭以挫之
能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退仁矩曰蜀汪懦安能當我
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家交而潰仁矩彼擒并其家屬
皆見殺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戲恩侯爲軍校晉已下魏博忠遠奔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

功爲貝州刺史璋爲人有膽氣男皆與梁相距河上璋累
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爲不法議者
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勸
諫諭之乃聽命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伐蜀
餘貲既富而驕益爲淫侈嘗服赭袍飲酒其所得蜀妓
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
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贇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謀
宗乃遣人追還廷贇并璋手
有赦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
任藩鎮陰令圖其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任官
勒還私第初廷贇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
故復加織羅乃稍有璋璋款上有出入者言甚多奇受賂而劾
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
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夔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
令所在賜自盡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本薛應旂校

宋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爲文思使
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重誨爲樞密使乃以弘
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
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爲
人後璋有事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還左衞大將軍內
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
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
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
以弘昭厚己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遠間之端因
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

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有端矣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曲氏入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乃以弘昭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斬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瑋事明宗為閽者贇冗時以通黠為明宗所愛明宗為節度使

以贇為魏府都押牙內都虞候魏博大將張虔釗逐節度使張彥澤而代之虔釗驕橫不法明宗患之贇因為虔釗畫策使厚賂朝廷以求節鉞虔釗從之明宗遂以為天平節度使贇又為虔釗結內侍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忌贇並掌機務分判大事贇決此四人以為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乂為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謀事中陳乂為人險詐好陰謀嘗事梁末帝為樞密直學士而用其謀兩人皆輕敖好弘昭乃引以為助

是時弘昭贇遣漢瓊奏王從榮魏王淑妃用事弘昭忌贇並掌機務分判大事贇決此四人及發秦王而立愍帝益以為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乂為人險詐好陰謀嘗事梁末帝為樞密直學士而用其謀兩人皆輕敖好弘昭乃引以為助

是時弘昭贇遣漢瓊奏王從榮魏王淑妃用事弘昭忌贇並掌機務分判大事贇決此四人及發秦王而立愍帝益以為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乂為人險詐好陰謀嘗事梁末帝為樞密直學士而用其謀兩人皆輕敖好弘昭乃引以為助

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贇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

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阮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

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輝曰上召我急將非我也吾兒婦翁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按劍大哭欲自裁

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爾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斌賈于家斌賈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斌賈有子二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斌賈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為宋州牙將事者五人節度判官趙昭紀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安審暉即位從帝為北京留守不降而延朗為孔目官初悉帝即位從帝為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偘促帝入朝處偘到太原延朗等計議昭紀等皆勸帝反書是事無大小皆出于延朗之而高文喜鬼神巫祝之談有張濛者言事合旨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高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駭起入駈出中興八年卒高不勝其煩使閻丘珣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為館驛令食由此甚權使高閻濛濛傳神旨多於是決矣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閻宗珣移泰王而立愍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士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文遣高閻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曰顧高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由是高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

立以昭行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爲比部郎中
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爲皇城使景爲樞密使延朗爲副使審虔爲得
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爲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
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行景及延朗掌
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立高
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
厭疾冬灼鑠身輩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景
師昭行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
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
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
晉王敬瑭雁門節度使代高祖相繼皆王師範遣親將王
將義逆於
將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鴻共伯中興殷盧召
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景是時高祖與晉陽副使而
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內不相得帝動靜言語必報高祖
高祖益見危懼每帝遣使者慰安不自堪因
數上解總管以探帝意帝亦退封晉憲皇太后
而專在太原有司議立廟京師雜
不可立宮帝欲高祖欲義氏皆墓相雜
高祖總管徙鄴帝由此銜怒罷
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咎其事遂止後月餘又遇獨直
帝夜召之語罷故將事之
國家之事斷在陛下景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亦不

如先事圖之帝本無意官位今年當得賢佐以定
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陳目夜坐十學士院宣制
明日宣制以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
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之從益深當立帝得書大怒手
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竇貺等詰帝親征帝心懇懼帝
等請帝親征帝心懇懼事每戒人曰爾無說
石郎今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貺之乃行
至懷州帝夜召李敏問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
色變敏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兒文遇肉顫遂欲抽刀
刺之敏曰文遇小人致其死命何為乃已是時契丹
已立敬瑭為天子以安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晉陳將
領皆崖宇周于尚衣婚戰也嬖亂向地不識戰雖與其地
等六人皆除名為民初延朗與高行周掌兵延朗專任事
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
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出是人人怨高恩浸之而
不能乎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
不省久晉兵入汴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嘆曰吾
積錢二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晉高祖
聞其智不與延朗書哀之後復以為將歲餘卒專美晉
為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是之將起廢帝以昭亂為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河陽節度使會契丹入寇皆
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神言驗矣然焉知其

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深思焉褒帝之
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
爲之謀未必能不敗況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
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爲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
柏鄉累以功遷矢騎指揮使明宗即位歷應嵐二州刺史
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從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從
珂反於鳳翔駕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弓林屯
兵千五百人乃以月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降
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同輩未及而從珂兵
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
萬騎之皆解甲倒戈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入都城從珂即位以思立爲
無降意頗不悅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
統軍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
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
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兵卒于道晉高祖
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
爲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襄陽在禮至親而軍務義誠前陳
莊宗過失勸明宗南鄙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
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
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使
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驕自爲河南

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宋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及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電指揮使宋孔實以兵護從榮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馮贇爲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忻及從榮死義誠給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勢使人殺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亦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終帝即位弘實常以訴從榮故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討之思同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何及引軍還潞王聞之遣人謂虔釗曰公等勿動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單車左右往迎吾兄孫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皇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民情盡將以西抵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懿帝以爲然遂左藏庫賜諸將士人約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至鳳翔更請一分未弘實見軍士無鬬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衂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虔釗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已公謂誰敢反邪其聲厲而聞懿帝召兩人評之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

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懿帝奔衛州義誠行至
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爲國與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
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
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
凡一鎮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益馬步軍都
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
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
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
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陣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
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隱制也而侍衛
親軍都指揮使者天子拊循之臣非將帥之職也自漢周以來爲其
職益重漢有侍衛司徙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
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
任以至於亡語曰須知不絕流爲江河然矣不滅炎炎奈
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
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
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大下內外之兵皆領于侍衛司矣則爲
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
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
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五代史卷十
五代史卷十
樂安彭稠沙門二部落人也仍爲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
史從王晏球破于都定州遂侍衛步軍都虞侯領壽州節

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彦温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彦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彦温有所説戒彦稠得彦温毋泣將訊之彦稠希重誨旨殺彦温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爲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邠寧鄜延慶州明宗遣彦稠與靈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彦稠等自生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送入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母以進奉爲名重斂軍士也已而彦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王兩國及遺秦王金裝胡鞍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彦稠矣不可食言因悉以賜之

初潞王兵入京師彦稠移檄諸鎮盟州者戎人所得因之華州獄已而殺彦稠與思同俱東走爲潞王兵所得囚之晉高祖立贈侍中　彦稠與思同俱以敗走特愍帝僞加恩禮未之嘉也然思同節義不屈其死可嘉彦稠亡二人走歸國於節末獨異於元行欽之被執見殺爾餘無可稱故不列於死事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晉高凝傳汝舟校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爲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乃爲行臺左丞相莊宗即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爲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說爲相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爲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故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而亦無學術革說附仰默默無所爲唯諾崇韜而已唐梁

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官勑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及拜姪甥者紊亂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嫉惡太甚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陳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官身行事發延皓及選吏尹致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詣閤門待罪由是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僞濫駁放而鼈跼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妃說乃教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稆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爲樞密使郭崇韜有文學重名莊宗朝政多咨決焉崇韜以謙聚斂非宰臣體數以書規之謙不悅崇韜謂曰主憂臣辱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帝自爲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幄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爲非遽改官而革以說子爲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爲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爲山陵使百官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話之于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復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革貶硤州刺史說淑州刺史說硤州驛發遣宰相鄭珏任圜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

與選人責授单貴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貶
置同正員已而竄華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
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為相常以
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
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季興為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
唐用他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毅請五州以為先帝
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莒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
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莒子皋說子濤
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為尚書膳部員
外郎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為鹽鐵出
使巡屬縣至商州洛源鎮道士密奏有異氣宰相崔胤
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之以為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
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于陣
莊宗深惜之原嘗置酒謂監中張承業曰吾之臣酒酣辭不
記於坐因舉巵屬然官馬道程應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
不用而憂程之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
邪莊宗已即帝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
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中人言當畫四程指故唐
時名次可以為相莊宗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
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草冊命之日石輿道從喧呼道中
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
樓視之笑曰所謂俳之而

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騙役丁夫官吏卬拜程坐肩輿
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
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血丑仁圖莊宗姊婿也
詣程訴其不可程戲曰肩輿何蟲豸恃婦家力邪宰相取給州縣何為不可圖不對
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大怒詣部堂鞫曰厥悞相
此凝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畫無示鞫亦欲移之賴盧質勞
解之乃罷為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隆馬中風卒贈禮
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為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
聞其論議縱橫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
使昭能倨慢賓佐圜格剛介詣門不為通圜大怒投刺而
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為嗣昭畫守計甚嘉之
曰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奏使往來辨釋
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
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
其壯也張文禮弒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圜代
將其軍號令嚴肅既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
圜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圜營擁兵至城下處球登
城呼圜曰城中安食俱盡而父仇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
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
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朝廷
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不亦難免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

命勇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圖其
言不敗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
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貞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圖
工部尚書無眞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
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圖行軍司馬仍知眞
定府事圖與崇韜素相善又爲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
託之而圖多所違異初圖推官張彭爲人傾險貪黷圖不
能察信任之多爲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爲圖謀隱守公
廨後莊宗遣錢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
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詰京師將罪之彭懼遂
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圖
有隙同光二年初圖在鎮時嘗自殺圖悉將其軍以東明宗新
節度使圖猥辭不就繼發兵殺崇韜以圖代將其軍而旋康
延孝反繼岌遣圖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
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圖悉將其軍以東明宗新
嘉其功拜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
誅孔謙圖選辟才俊即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
韋說豆盧革罷相圖與之厚說革子琪而狂循雅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無
文藝但不識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太常卿崔
協可也重誨以爲然他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
對圖前爭曰重誨木訥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
協不識文字而居有喪邶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

擢無功幸進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
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言在藩
時識易州刺史韋肅名家子且待我其厚賞之此
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
矣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
循不揖拂衣而去行昌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
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執高蕭時輩百人而讒夫
巧沮忌害其能若吾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蜋
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術言爲信居月餘協與
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咄其所爲然圜與重誨
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后部給券重誨奏請
與由是二公益相怨而圜遂求罷職乃罷爲太子少保圜不
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重誨誣
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
殺帝即位贈圜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委採訪
以爲兵鳳懼因髡爲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潞
守奇爲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爲鄜州節

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蹕學士莊
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
尹張全義家酬酒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明日遣宰者命學
士作牋上全義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
郭繼孫犯法死宮官伶人冀其貨財固請籍沒鳳又書
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
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群小用事鳳言皆
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
重誨亦不稱旨引儒教重誨求儒者置之
左右而兩人皆不知書奏讀多不
及鳳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彊素與任圜善自圜爲相頗
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任圜樞密使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
左右而兩人皆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引儒教重誨求儒者置之

自河南從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為之洶洶而定州王都以為天子幸下州誅守敬而又幸鄴以圖己因疑不自安宰相宰百官詣閤請罷幸鄴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群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又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為翰林學士而嶠亦訐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久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大詆訾鳳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鄰家爭水竇為毀重誨必不遜鳳即上疏言嶠因彼賈生鵩鳳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泯天下冤之其後安重誨為邊彥温等告變明宗召宰臣問狀鳳奏事中與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後數日鳳奏事中與殿啓曰此閒事朕已處置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閒因指殿座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收彥温等三家其後重誨盡伏其罪群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為明德節度使鳳在

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寬安廢帝入立召爲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授著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舉進士爲河中節度使李都權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爲榆次令遂爲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文檄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論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父相於幕夜金戈鐵馬踐於明時歎曰李公辟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顧其辭旨辯麗梁太祖每見其書輒投筆而起襲吉又爲晉王與汴將朱珍書珍得書感泣而降其後汴將葛從周以兵圍太原晉王出次於河東節度使爲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襲吉與掌書記盧汝弼代爲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爲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襲吉與掌書記盧汝弼代爲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求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爲人沈靜寡慾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拜工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判官如故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憲治翰場與都監擊翰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翰場爲郎位增於榮宦憲即位興也漢鄰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之別治宮西爲翰場場未成莊宗怒命

兩虞侯亟致璹貲以爲助憲退而數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
宗北伐幷丹取魏鎧使以錢五百萬緡給軍有細鎧五百憲緣給之而
不以聞莊宗至魏太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
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二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
伶史彥瓊曰我與群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
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
乃已郭崇韜伐蜀兼領憲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
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
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
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文禮作亂憲家在
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
而上之莊宗在位明宗在藩武皇崩宗入繼大統
幷于太原在鎮十年北京師兵聞變未知所主存亡未明存
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鞦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
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
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遂教憲
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
檢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磨下兵譟殺存霸憲出
奔沂州亦見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韋莊美楊溫之
死予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舊史
考憲事實而求其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略未皆不同
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參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其
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

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
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又奔突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
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于亦以爲不然
子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矣其官守而其死不
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爲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
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
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
謁趙王王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
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
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不能
及和利借朔州節度使張居翰讓位
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中事希甫不能
對由是宮官用事者皆切齒相目畫等奏官官具
排斥之以爲部郎中希甫知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
甫乃發喪服喪于現州人有
母終堂生妻王室時傳以
夫見明宗即位召爲諫議大
甫建言自元和相承
綱大壞僧尼多有
女婦藏之事刑政之
至於功臣貴戚有不
二十八日昧爽已前人有
五代史卷六十

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盧革韋說頗沮難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貞誕奏革縱囚客殺人而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貢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金而已革說竟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常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鈞告某軍謀叛重誨求希甫咎之是時明宗將有事于南郊前齋一日羣臣習儀于崇政院宰相馮道趙鳳滑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誨侯班于月華門外希甫用與內官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用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詈道等竟夜託疾晏第日餘坐

盧多遜幽州人也父玭爲燕帥劉守光所囚多遜甫數州人也父玭爲燕帥劉守光所囚多遜甫數歲母竇氏鞠養于舅氏家以書生養之母子食則玭自肉食則玭自肉食食賛于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兩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賛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趙巖巖官又爲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巖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賛乃拜賛秘書監爲秦王傅賛泣曰禍將至矣秦王所上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謀設詐以驕王獨賛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秦王嘗命賓客作文於坐中賛自以師傅恥與群小比伍雖操筆勉強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賛

來不得通賛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
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師
判官任賛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詹事主簿及
劉賛皆以正直爲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翊病告家居
又皆宜不與其謀而諮議參軍高鞏軍與王最厚鞏法當死
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誅其意爾使秦王得
入光政門當待賛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
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賛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
而馮贇亦爭以爲不可賛等乃得免死於是論高鞏死而
任賛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賛聞秦王敗即白衣跨驢以候
人有告賛奪官而已賛豈有天子家詞鼠殺而官僚奪
官者乎至死罷歸百生[illegible]泰二年詔歸

田里徵拜左拾遺獻納而賛長於吏事外若疎簡而內頗周密莊宗
何賛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爲太原節度使辟爲
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辛賛代知留
守事賛爲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疎簡而內頗周密莊宗
建大號于鄴都拜賛諫議大夫賛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
北京賛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
已而以賛爲西川兩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十三方以
副使趙季良爲忠毅聞賛代之乃奏留季良遂改賛行軍
司馬賛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
北京爲馬步軍都虞候與賛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賛
祥反罷賛司馬置之私第賛飲恨而卒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必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

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
使歲餘徙鎮泰寧時晉初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
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絶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
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
維翰使者至卧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挾五鬼中得卿此疏
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
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
事與契丹絶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
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
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
百度寖理初李翰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爲
浮薄无福五年九月詔以其贈於

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譖
之帝欲疎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王爲
樞密使既而以爲相維翰日益見疎帝飲酒過度得疾維
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爲監國弟重睿遣師傳帝疾愈知之怒
乃罷維翰以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
中渡破樂城杜重威等大敗於陽城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
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
維翰退而嘆曰不血食於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
而終繫於晉從契丹北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

人爲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
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絶盟而已違之也不
欲使維翰見德光因風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産維
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
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
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
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問維翰何在維
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殺栗不
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
悚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
李崧立馬而語曰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
免顧崧曰相公當同史維翰獨死崧斷不能對是夜彥澤
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負國不能對是夜彥澤
無心殺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
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發貴財悉爲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歿不入
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撓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
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
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及晉高祖爲六
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爲汴州軍校嘗誅高祖惜
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爲客將高祖即位以爲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
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
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

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請契丹使者為言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册可汗為孫而不可為臣且晉有橫磨大劒十萬足以決戰則來柁曰不禁孫子取笑天下豈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戰挈紙以備遺忘延廣語告契丹契丹必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名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纍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十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晉卿下至存食判史重審從者各有差帝不聽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判官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為御營使相距澶魏以聞先鋒石公霸遇虜殺戍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

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時窺見曰景延廣延廣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真敵契丹已去延廣猶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丹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為言晉為河南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

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
池妓樂惟意所爲後帝亦追悔遣使奉官張暐奉表稱臣
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
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
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
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
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至乃與從事闔室
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不見鎖延廣自稱臣從事也以職
相隨何罪而見鎖乎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
因爾也召高望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望從衣領中出所
藏書証之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
至八籌時延廣已伏地不能仰視遂七而鎖之將收而殺之
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自刺而死
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
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通好結援也一介之命
城破國覆師虜不辭矣及其受援而定中原也一介之使
丹空國聽命若符契出若號令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驕
狃日久而背約起爭釁自延廣
欲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
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大本未不順而驕矣狃事者
晉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縉字賓川鄞州人也縣人也
同沙彭朐節度判官晉高祖

雲州彥珣出城迎謂為契丹所虜城中推
王州事繼即
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凡七月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
繼猶守城不下契丹聞之
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義繼所為乃以書
以為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
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警
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
王令温為永清軍節度使令温牙將邵珂素驕很難制令
温奪其職珂聞
居無何
以
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温
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
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繼
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乃
遣繼馳驛代令温守貝州繼
至悉撫士卒皆感之珂因求見繼
遷元帥正月契丹南冦圍貝州繼命珂守
三日四面急攻之繼從城上
阿自南門引契丹入繼守東門
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温
以令温為武勝軍節度使後
瀛州可
王令温既疑邵珂而質其子矣繼不能察其反繼
責故不列
於死事

蘇建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時以材力為官至將軍建吉少以父任為郎稍遷至中郎將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注文盛高潔傳洛舟校

建吉為人謹信有節度判官是時匈奴數侵邊建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建吉精神爽逢吉為人介節慷慨之方以為

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
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蕭何曹參等同在中書除吏多違權制
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譏者謹譖於高祖大倚信之一人
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
王從曦子家世王侯當貴有前程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
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為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
數千緡責永吉價入前客省使王鈞自晉來使至是還
逢吉意鈞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鈞快快以其事
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至高祖入京
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
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
家僕二十人訴逢吉於崧崧以聞高祖令御史臺推鞫得
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
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為盜族
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逢吉然以為是不得已但去族誅
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
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自帥兵捕之時村民
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
者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
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魯為能由是天下因盜殺
人滋蔓逢吉已貴益為豪侈謂中書堂食為不奇食乃命
家廚進羞日極珍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
州鎮皆解緦為喪服武氏未葬除其請乎為官有聲兄

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他事告於高
祖杖殺之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
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本漢諷漢請罷太祖與
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漢離間大臣罷漢相以楊邠無平章
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同
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奏如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已
已而會飲王章第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
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荀捨此而去史公一覩分五吕蘿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
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竊言激之業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必言激
太祖等將殺弘肇既逢吉權知樞密院之命草麻聞周
處訥曰昨夕未晡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按死者無吉事也
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攻于嶽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
酣飲索刀將自殺爲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
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橫順
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爲人跅弛好走及奔馬梁末
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爲兵隸開道指揮選爲禁兵漢高
祖興禁軍弘肇爲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
右指揮指揮使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
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仍賜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
時契丹北歸留守蕃漢兵馬都指揮使是

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翟
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
師弘肇爲將嚴緊寡言笑麾下嘗小忤意立撾殺之軍中爲
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
京怙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
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
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
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大白書現民有仰
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
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
斬之取爲斷姑決曰斬笞杖曰脊故將失職之家姑息縱
放而斷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後酷因
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與人有福進有王枕直錢十
四萬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
人難耐呼我爲卒弘肇領歸德節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
爲獻潁州蠟場官蠟溫與軍將陳掞爭官務訟之三司三
司直溫掞訴之弘肇以謂潁州屬州而溫不先白已乃追
溫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群臣弘肇
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
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

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
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
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
州弘肇議帶甲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恨之
明日會飲實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
何爲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
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酣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
長槍大劒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
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
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客皆使閽哥卿坐次弘肇
屢救之蘇逢吉戲同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罰爵妻閻氏
酒家婦也弘肇大怒以觥擲逢吉不校弘肇飲益
毆逢吉流血弘肇起索馬語訖逢吉亦起不顧弘肇
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家而還
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
李業郭允明後漢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
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弘肇威
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頗欲除之夜閒作坊鍛甲聲以
爲兵至詰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
月十二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
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弘肇已死
帝坐崇元殿召群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群臣莫能對又召
諸軍校見於前帝慰勞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輩常憂橫死
今吾自爲汝主矣汝輩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肇鄭王

以禮歸葬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邠句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爲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尼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呂琦頗以私賄除吏多繆邠爲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所爲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好廣資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父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邠嘗與王章論事帝曰事行之後多使人請大臣廢之邠

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爲宮傔侍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邠又以爲不可夫人妃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搆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以獻於帝居家謝絕賓客曉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謀史傳寓宋幾及於禍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農王

章魏州莘縣人也爲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善乃以章託周周賠章楮中以

章乃出爲河陽糧料使漢高祖典兵補章都尉孔貝從
之太原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崩隱帝即位
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
京師空乏而關西二敗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
未嘗乏絶然征剥下民其苦之往時民租一碩輸二勝
爲雀鼠耗章乃增一碩輸一斗爲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
十爲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令州縣覆之
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
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
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章
猶意不能消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麴酒麴者無多少
皆抵死吏緣爲姦民甚苦焉

蠡賊陳州人也少爲浮屠召聚亡命剽劫河南諸州
太原以爲左都押衙鉢爲人修酷好殺戮高祖以爲勇斷
類己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永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
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入爲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
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
民召牙將與漢諫等同見殺
民召吳越使者務令抑價描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爲吏
者利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爲苦鉢乃一切禁之然鉢用
法亦自爲刻民有過者問其主終何對曰若子即隨其數
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納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
增民租歲中錢二十增爲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鉢剽悍
召之懼不至是州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
乃遣符彦卿代代鉢不受詔稱疾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

京師鉢嘗切齒於史弘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死鉢謂李
業等曰諸君可謂僥倖雖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
師鉢悉誅太祖與千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鉢妻裸露以
席自蔽與鉢俱見執鉢謂其妻曰我則宛矣汝應與人爲
婢太祖使人責鉢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
家屠戚雞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
不念之乎鉢曰爲逆臣固豈知其它是時太祖方欲
歸人心乃與群臣議曰劉侍中隆焉傷甚而軍士逼辱殆
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貶其家屬何如群臣皆以爲善乃止
殺鉢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賜陝州莊
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父徙陽翟第二代皇后父業最初被太后盛寵用事無
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
見怪物投龍石撼門雷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攘除之法
延乂對曰臣職大象日時祭星變動之若順逆吉凶而已
攘除之事非臣所聞殆山鬼也皇太后乃召
尼誦佛書以攘之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
醒訊之莫知其然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賛郭允明等
卹昵多爲廋語相誚戲放紙爲千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
帝帝不聽時宜徽使閱業等得之太后亦遣人微諷大臣
大臣楊邠史弘肇等皆以爲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邠等
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
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李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晉

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
大臣曰昨太草草耳業請出府庫以賚軍宰相蘇禹珪以
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官家勿惜府庫乃
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貫子弟作書
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
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
州爲人所殺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爲軍卒善畫畢投給事漢高祖帳中高
祖鎮太原以爲押司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衛將軍樞密
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遷右
領軍大將軍入謝召諸將軍議食朝堂儀鸞翰林御厨供
帳飲食文進自知有罪不敢動
中又詔發楊分等文進夜
進點閱兵籍指摩發戲以爲已任周太祖在鄴聞邠等遇
害初以爲文進不與及發詔書賞文進手跡乃大詬之周
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大
臣在北門部威向害慕容彥超敗走帝伯于七里文進夜
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日隱帝遇弒文進亦見殺

後贊兗州戍兵人共囚贊也贊匆善誕事張延朗延朗死
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爲牙將高祖即位拜飛龍使
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
邠等知帝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
短隱帝兵敗北郊贊與兗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暴屍
于市

郭允明少爲漢高祖愛之以爲翰林茶酒使隱帝猶押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荊南高保融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荊人皆恐保融厚賂以遣之還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載邠等十餘尸暴之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增張貽肅流迸走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從後追之弒帝于民舍乃自殺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燮傳汝舟校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數平遼策曰君失道而失人幽并民困近者敵於內遠者敵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盜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則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

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以術在乎及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給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挠之備東則挠西備西則挠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分大舉但以輕兵挠之使人去彊就我師入其地必大發則我獲其利彼聞我大發則民困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聞我大發則民困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聞我大發則民困國竭一不

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不在選中而當
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脩文德以爲
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
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
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
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
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
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
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
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該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
交朔望周繫變策之數皆自月五星爲欽天曆六年又詔
朴考定雅樂朴以爲樂之興廢治亂之所繫前代雖得其
制多不能知今雖管色歌雜尋其聲猶多依京房舊法
通道路壯偉宏濶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作樂至
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長安洛陽故事客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
既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下其後宋
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聞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
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穀作什于坐上舁歸而
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哭之慟贈侍中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
人驍勇而好使酒嘗以醉怒仁誨拔劒殺之左右皆奔

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先撫劒于地撫仁誨曰汝有
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果紹先還鄉里事母
以孝聞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
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
周太祖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
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
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點檢忍州團練使樞
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
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
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後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茹
而臨之仁誨自其徙時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
所聞而太祖世宗亦能謙讓好禮不自矜伐

爲士大夫所稱贊中書令趙普觀書多闕文亦爲遺憾
宋興治亂之迹爲最詳又因游
息觀書題其辭世宗聞之遣小黃
門就辭錄之賢而播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
學士賜紱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召育餘日乃力疾入直學
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大醫院視疾初載以文知名
一時樞密使王朴亮重其才薦於宰相數稱之數久而不用朴以
問載曰君載不爲薦又何也
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
已而召拜知制誥又爲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

以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嚴陶彀徐公符等俱被進用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在無行昭儼彀與論議其文悉然苟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須賛至於廣京城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兎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不爲彀之諛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才而有良冶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歸基注目終日而勞心徒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異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才詡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開去定律歷講求禮樂之實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法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亟置賢智於下而恨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置之者不多也及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何勝歎哉